

續古文辭集纂

一
函五冊

序跋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六

管異之先墓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甯敬所府君生
朗如府君朗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斂橋府君次曰敏橋公
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斂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宇府
君成宇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
時明室初亡成宇府君隱不仕故墓碣題曰清故處士成
宇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
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
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圃府君始入太學以子
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圃府
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鑰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
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西京

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又別
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自四
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
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敏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當吾
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
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伯叔羣從死亡漂泊同又
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蓋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
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
麥飯一盂躬謁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婦車中馬上
常涕下不可禁悲夫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又何益
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
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
外氏於山西其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並書

大畧以爲之序

管異之孝史序

子旣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姣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刲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諄語多出邨畛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

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呼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

管異之方植之文集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

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勲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傳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捫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苟揚韓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儆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

者與俳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訾其亦可謂愚矣夫同
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
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
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
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
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
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
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
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
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
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管異之讀三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

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履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語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弑郟敖以爲春

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卽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管異之讀晏子春秋。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繲綆此亦嬰之軼

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自注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採掇其言尤信。

管異之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荆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

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嘗見陳振孫說此論亦閒及二程此本臆說無憑而近世闕宋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荆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旣爲介甫延譽而潞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奔競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四首喪面之二程也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牽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管異之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二忠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巡撫肇

高廉雷瓊羅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 大兵死其族

大父曰願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 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閒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

子者奮干戈於瘴癘之鄉執羈勒於蠻夷之域絕臆斷脰
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
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平居豈可爲
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
曰有天下者定所尙又曰其效可覩讀是編者其各惕然
而有感也夫

中段爲常時排擊程朱者發語有分寸

管異之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嘗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逸賊楊七
郎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
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
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宇
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

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梅伯言陰晉異函序。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鎬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眾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褭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旣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

求是之意而旁採博取必萃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據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肩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己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慷慨排調不合乎流俗之意蓋其雄於文廉於史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素抱焉則是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梅伯言黔記序。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

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同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

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
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
椎○剝○其○膚○髓○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
也○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
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
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梅伯言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
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賸義爲奇博
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
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
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
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